

衡山才女与金门贵婿的美篇

甘建华

2015年3月，应台湾文联主席陆炳文先生之邀，我与中国大陆一批文艺家访问台湾。21日上午，在台北陆军联谊厅（孙立人将军旧邸），我做了《衡阳与台湾的文化结缘》演讲，谈到清朝雍乾年间首任台湾道刘良璧，道光年间台湾府同知魏瀛，光绪年间台湾知府陈文驥；谈到台岛与文教事业相关的先贤赵恒惕、萧同兹、唐振楚、秦孝仪、陈致平；谈到当今驰名世界的文化英雄洛夫、琼瑶、唐翼明、刘兆玄（上官鼎）、龙应台，还有马鹤凌、马英九父子，以及家在南岳白云间的女诗人古月。“他们的名字将衡阳与台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愈来愈被海峡两岸所注目，成为华人世界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请允许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截至今天，我并没有见过古月，但很早就知道她的名字，读过她的诗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南当代作家小传》（1994年）、《湖南当代作家大辞典》（2008年），“在省外的湘籍作家”这个部分都有古月的小传。所见大陆几个权威的台港诗歌选本中，古继堂编《台湾女诗人三十家》有古月，嗣后续编《台湾女诗人五十家》更少不了她的新诗旧作。培贵编《台港爱情诗选》、梁以湄编《水仙的心情——台湾女性抒情诗》，古月的排名都比较靠前。大陆50岁上下的人都知道席慕蓉，其实古月的诗歌并不逊于她，只不过她俩也像余光中与洛夫一样，一个以通俗化和性灵美较早地走向大陆，另一个则是“向岩石中掘进的女性”（古继堂语），古月诗美学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寻与感知。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席慕蓉50多岁即已无诗，而古月古稀之年屡有新作，《三月的梨花》从洛夫《石室之死亡》第一节阐发，将悼亡诗写出了“风声、蝉鸣”的新格调。

犹记公元1990年前后，其时尚待在青海柴达木油田的我，也是一个忧郁的青年诗人，所以一直记得古月《当你忧郁的时候》：“当你忧郁的时候/曾否想到山光西落/将重升于东方？/爱的柔光恒在寻抚受伤的心灵/朋友！绽开你朝阳的微笑吧/让生命的火焰熊熊燃烧//上帝赋给大自然的喜乐/是永不止息的爱情/虽然黑夜有哭泣凄凄/清晨，山风依然飘送苏醒的钟声/而你曾否开启紧闭的心扉/倾听那风中的讯息？//在这生命复活的季节/不要回望荒塋/四月的绿色已经拥向万里晴空/亲爱的朋友！也当记取/爱是永不止息/当你忧郁的时候”。

古月这首前期代表作以及后来的“月系列”，明显受到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影响，诗写生活之中的情趣，包括自然、生命、信仰、友谊和爱情。诗风凝练婉约，意象清新，描绘真切精微，思想深沉，凝聚力强，具有瞬间打动人心的力量。狄金森在其有生之年，作品未能获得世人的青睐，甚至周遭群氓对她抱持不解与误会，这是一个天才女诗人的煎熬

与痛苦。相比较而言，古月的命运比她好得多，诗歌在海峡两岸都有知音叹赏。譬如，台湾著名诗人张默先生说：“一种‘视觉美’和‘听觉美’同时并存在她的语言之中。”羊令野、向明、辛郁、商禽等名家亦有高评。大陆诗歌学者孙绍振教授在《缠绵而执着的锋芒》一文中说：“她最深刻之处恰恰是超越了生理属性，来表现女性的社会文化心态。”而我更加认为，因了她的名字中带有一个“月”字，诗歌始终有一个“月”的意象，在海峡的夜空中光华闪烁，充满着对人情、爱情、乡情的领悟。

作为一个湖湘文化研究者，主编《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时，我当然会关注衡阳历代才女，关注她们的履迹和诗文。我注意到，古月毕业于基督教协同会圣经书院，曾任职中原大学教务处。先为《葡萄园》诗刊编委，近年担任《创世纪》诗杂志社长，著有诗集《我爱》《浮生》《巡花筑梦》等。缙印诗集《月之祭》曾让许多人感叹：“诗不再是只能读的，诗也可以很好看！”台湾诗学名家萧萧曾有如是评价：“以画而言，古月的诗是油彩，不是水彩；是细笔刻画，不是大胆泼墨，在蓊蓊郁郁中呈现一种独特的美。”

更有一说，古月的厨艺不亚于诗艺，台北纪州庵文学森林餐厅，有一道广受文友墨客喜爱的私房菜“古月狮子头”，来由即是她的厨房绝艺。

2019年“三八妇女节”前夜，我受邀在南岳松麓书堂做《大衡山的才女们》讲座，话题当然绕不过古月。“她是台湾前行代女诗人，本名胡玉衡，1942年生于衡山，7岁随父母漂流到了台湾。”“古月在她的美好青春时期，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子，这位衡山姑爷就是后来的大画家李锡奇先生。”“古月第一本诗集《追随太阳步伐的人》，封面正是丈夫李锡奇所绘。”孰料才过半个月，突然看到凤凰卫视报道：李锡奇先生因患脑溢血于3月22日晚上病逝，享年81岁。

可以这么说，我关注李锡奇先生实则与乡前辈古月有关，所见古月各种资料中，都有李锡奇的身影。乡贤洛夫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古月加盟创世纪诗社是受李锡奇的影响，李锡奇不仅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诗意浓郁才情充沛的画家。几十年来，《创世纪》诗杂志都是依靠同仁出赏襄赞，才成为一只“死不了的九命猫”，其中李锡奇、古月伉俪出赏甚多。

网载李锡奇1938年生于台湾古宁头北山村。他的曾祖父是一个前清秀才，自祖父开始，以经商为业而且经营有成。1955年夏天，李锡奇被保送进入台北师范学院艺术科，自此开始了“最具行动力的杰出艺术家”之旅。在最近40年时间里，李锡奇前来大陆逾百次，组织策划了多场两岸艺术交流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岸艺术交流使者。

1967年，古月与李锡奇相识于耕莘文教院举办的台北艺术季，一个月后即闪婚，从此夫唱妇随、忠贞不渝达半个多世纪。据说其家是台北文友经常聚会的“文艺沙龙”，或曰“台湾的艺术重镇”，诗人、中国作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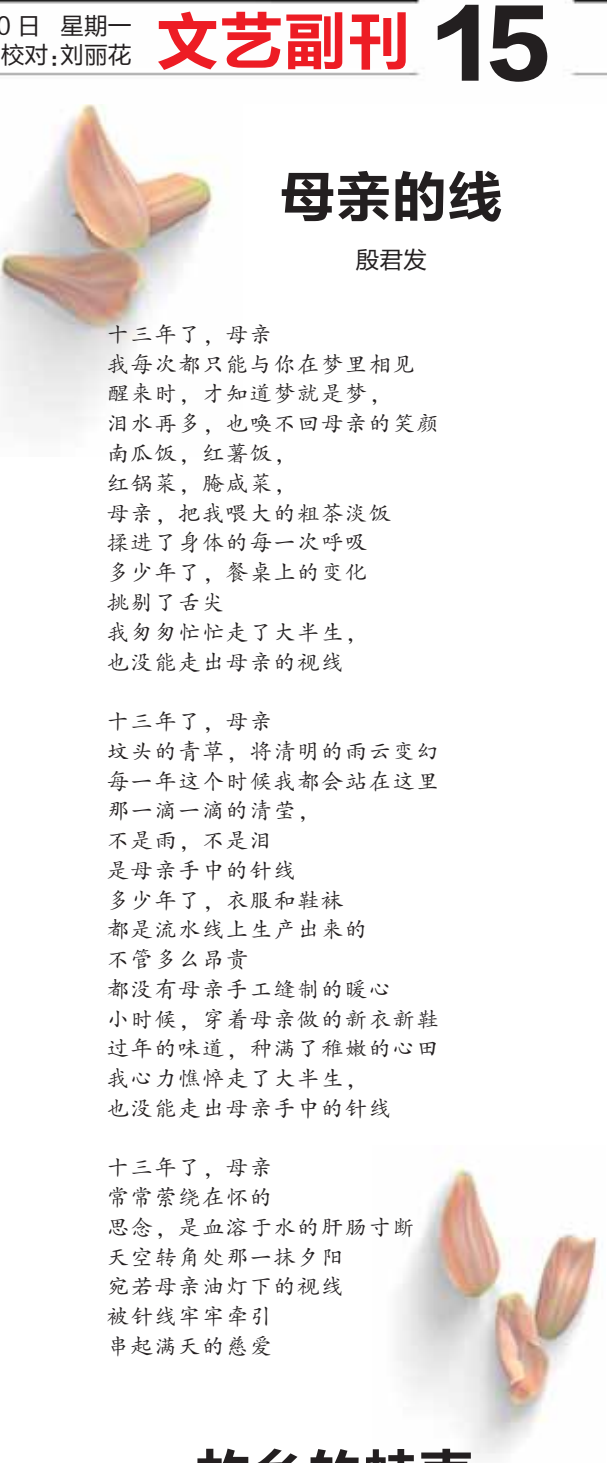
副主席高洪波称之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艺术重镇”。台湾散文大家林清玄《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后记中，说到洛夫从军队退役到移居加拿大之前，他们经常在李锡奇、古月家聚会。“李锡奇是画家，有许多‘东方画会’和‘五月画会’的朋友；古月是诗人，有许多‘蓝星诗社’‘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的朋友。夫妻俩都热情好客，每星期邀朋友聚会，一拨是画家，另一拨是诗人。我和两拨人都谈得来，几乎每次都参加。当时响当当的诗人洛夫、楚戈、痖弦、管管、罗门、蓉子、郑愁予、张默、商禽、向明……后来，都成为朋友。”古月那本艺术家侧写散文集《诱惑者》，估计即来源于此情此景。

网上对李锡奇先生的评价都是正面而肯綮的，其一生对台湾美术史演变影响甚巨，既被誉为“台湾艺术现代化的舵手之一”，又被誉为“画坛变调鸟”，这当然是指他的艺术风格一直在不断地创新衍变中。1988年，李锡奇从福建传统漆画艺术中得到灵感，以其聪颖的天资和敏锐的直觉，融合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思潮，对传统风物、符号赋予新生命，传统建筑、书法线条、赌具、匾额、七巧板等，都成为其胸有成竹、召之即来的创作素材。创作形式则从版画、水墨、抽象书法，到漆画、复合媒材以及装置皆有涉猎，这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不说是特例，至少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福建著名学者刘登翰在《色焰的盛宴——李锡奇的艺术和人生》一书中，称之为“台湾现代画坛的一个奇才”。

多年前旅次京华，从报纸上得知李锡奇现代艺术正在此间开展，心里很想去看，无奈机票已经订好，而北京太过广大，来回折腾一趟十分不易，只得一声叹惜一声雷。这大概是我离李锡奇先生及其现代艺术距离最近的一次。归途中，想起洛夫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诗人的视角来看，我观察李锡奇的画，每每会引发一些特殊的想像，甚至产生写诗的灵感。”——那样的机缘我何时能够亲眼目睹呢？

不知道古月曾否偕李锡奇回过故乡？今夜，在南岳衡山之麓，手抚辗转得来的古月诗集《探月：发现91个恋诗的理由》，心中不由感慨万千。这是她结合夫君的版画，展现诗画二重奏的生命力与创新力，从中可览其数十载诗歌岁月与人生风景。今年3月9日去世的香港著名作家陶然，曾在《文汇报》上撰文《女诗人古月》揄扬：“她和李锡奇一个现代画大师，一个现代诗人诗画合璧，可谓相得益彰。他们俩的登月诗配画，更是两人互配的明证。有一次聊天，锡奇似更欣赏她的散文，说放弃散文很可惜。其实她的诗名已经愈来愈响，不但在台湾，甚至在内地，常有各种诗会邀她参加，证明她在诗界的分量。”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隔着一湾清浅的台湾海峡，在祖国东南方的宝岛之上，李锡奇、古月伉俪演绎的佳话，不惟“艺文界孟尝君”之说，更有衡山才女与金门贵婿的美篇，这是上天赐予他们无憾而壮丽的艺术人生——多么让人羡慕啊！



母亲的线

殷君发

十三年了，母亲
我每次都只能与你在梦里相见
醒来时，才知道梦就是梦，
泪水再多，也唤不回母亲的笑颜
南瓜饭，红薯饭，
红锅菜，腌咸菜，
母亲，把我喂大的粗茶淡饭
揉进了身体的每一次呼吸
多少年了，餐桌上的变化
挑剔了舌尖
我匆匆忙忙走了大半生，
也没能走出母亲的视线

十三年了，母亲
坟头的青草，将清明的雨云变幻
每一年这个时候我都会站在这里
那一滴一滴的清莹，
不是雨，不是泪
是母亲手中的针线
多少年了，衣服和鞋袜
都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
不管多么昂贵
都没有母亲手工缝制的暖心
小时候，穿着母亲做的新衣新鞋
过年的味道，种满了稚嫩的心田
我心力憔悴走了大半生，
也没能走出母亲手中的针线

十三年了，母亲
常常萦绕在怀的
思念，是血溶于水的肝肠寸断
天空转角处那一抹夕阳
宛若母亲油灯下的视线
被针线牢牢牵引
串起满天的慈爱

故乡的蛙声

朱松生

一觉醒来，刚过凌晨四点，睡意全无了。推开窗户，晨风徐徐拂过面庞，一下子神清气爽。四周天幕沉沉，远处的街灯投射出昏黄的光晕，启明星在遥远的天幕上闪烁闪烁，像是在眨巴着惺忪的睡眼。

人们还在睡梦中，这初夏的黎明显得格外的宁静。一声蛙鸣，蓦地从远处传来，悠扬而激越。这钢筋水泥包裹的城市“森林”里，哪会有蛙声呢？蛙声是从不远处的建筑工地传来的，工地内挖有四处大大小小的坑，坑里积满了水，有水就能安家的蛙儿们就栖息在那里了。

我好奇起来，蹑手蹑脚地把阳台的窗户推得更开。屏住呼吸，尽量不弄出一丁点的声音，生怕自己稍不留神，就会惊跑这迷人的蛙声。我竖起耳朵，仔细地倾听着，细细品味着这来自城市里的蛙声。我甚至闭上了眼睛，静静感受着这熟悉的撩人的久违的蛙声。我听到了，那蛙声由远而近，由一声变成两声、三声、四声、五声……后来，终于蛙声一片！一群青蛙的大合唱，奏响了这黎明的序曲。

我听得投入，很用心，终而陶醉其中。我不知道，这琴瑟和鸣的蛙声中，是否有一片鸣叫声来自我的故乡？听着，听着，我的思绪一下子飘得好远好远……此时此刻，想必我的故乡也应是蛙声一片吧。

这个时候，我的故乡定是皓月高挂蛙声四起。那银色的月光之下，群山定是起伏绵延；那泛着银光的池塘里和水渠边，还有那银镜一般的水田里，大大小小的蛙儿们定是在此起彼伏地喧闹着。那些蛙儿们此时此刻正在齐心协力地合奏着一曲来自大自然的，来自田野乡村的天籁之音……

10岁时那个夏夜，我正独自穿行在家乡的田野里。我勤劳的父亲正在对面山头的稻田里看水。因为天晚，也因为忙不过来，父亲决定让我一个人冒黑先回到几里开外的家里去。见我怏怏作态，害怕一个人回家，父亲拍拍我的头，爽朗地笑着说，上有天下有地，还有月光和蛙声，怕什么怕呢……然而，在我回去的路上，我不时都能听到父亲的咳嗽声，直至我走远，父亲的咳嗽声才逐渐模糊。我知道，那是父亲在给我壮胆和鼓劲。

那一晚，我枕着故乡的蛙声入眠，美丽的梦境里全是故乡的山山水水，还有故乡田间、沟渠、池塘里的片片蛙声……